

茂名縣志卷之十九

雜記

小說九百本自虞初閭里委巷之傳雖有時怪誕不經而稗官紀載從來久矣今仍前志之舊掇摭佚聞以爲末簡覽是者雖涉而不有過而不存而物情之奇變所遇爲多至乃警稷而修遇妖而戒則又豈徒醜博之資也哉志雜記

漢時交趾有犀奔至高涼人以黑牛視之識者曰此元犀也楊孚異物志贊曰於惟元犀處自林麓食惟

茂名縣志

卷之十九

雜記

二十七

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高力士嘗過峽西寺見一猿慧黠以采帛易之獻於元宗馴養上陽宮內安史之亂不知所之至廣德中有孫恪者下第遊洛陽途見新宅扣扉而入有女艷麗驚人問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宮女也少孤未嫁與妾輩處此耳恪媒而納之爲室十年生二子後恪薄遊端州袁氏曰此地有峽山寺曷往遊之恪曰然及抵寺袁氏攜二子緩步若熟其逕者且持碧

玉環獻僧曰此寺中舊物也已而有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悲嘯騰躍袁氏惻然題詩云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遂撫二子而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化爲猿躍樹而逝恪詢老僧僧始悟袁氏卽向者力士所易之猿而環卽猿頸所係之物也恪惆悵攜子而去

有老嫗偕其婦孀居婦往汲遇一男子自河中出與之合後嘗饋魚以食其姑已而婦有娠姑詰之則以

前事對久之產二子俱逃入水中婦卒而葬風雨大作河水泛溢將婦柩摧去易大石棺而葬於東灣今之龍母灣是也或謂其棺尚在石孔水沒不可見云

郡志作信宜事今按龍母灣乃茂地也

電白縣舊址有夫人城其城磚小而光澤如硯石相傳譙國顯聖所築一夜而成又土人掘地往往得窖中有米堅如石煎湯服之可已瘟疫傳爲夫人陳倉米

蕉林堡大窩村石盤貯銅龍五遇旱禱雨信手採取

一龍無不靈驗一日金龍主雲雨一日信龍主風一日飛龍主日出一日神龍主旱一日水龍主風雨相傳永樂間潘公守郡沙公領邑相得甚歡潘公解組歸買金蝦五條封寄沙公則五龍也倏去之龍山田中之深潭或隱或躍但可見不可捉近山居民時多啾唧若疑其爲祟者願立廟以祀三月十五日見銅龍五聽人取之移貯石盤注水焉而潭水忽乾遂以是日爲五龍生日祈雨立應此神物也沙公愛之去之日私以贖易其眞者攜至中途飛回者三金龍水

龍飛龍也神龍信龍則是沙公贖物今祀五龍并祀潘眞人沙舍人職此之故然考永樂時並無潘公沙公來守郡邑者語近齊東姑記野人所傳以俟識者辨之

萬歷三十二年邑高田村溪水衝出銅鼓形如腰鼓平面空中無底徑三尺許高三尺有奇面列蛙蛤形者六遍體細篆文積翠數點有硃砂斑蝸蝕之孔已十餘矣其聲鏗鏗然或以革掩其底或積水甕中蓋而擊之遠聞十餘里而永樂間萬州土官王惠於溪

水中得一銅鼓長三尺面濶五尺凹二寸許沿邊皆
蝌蚪各啣線抵臍束腰彥尾擊之聲如鵝與今所獲
相類然漢馬援征交趾梁歐陽顧在嶺南皆以銅鼓
進於朝唐高州林靄因里中兒聞鳴蛙之聲遂於蠻
酋塚內得銅鼓以遺鄭綱而不言其形體或皆此類
矣

雍正五年四月鶴垌水衝出銅鼓一高二尺許徑三
尺鼓面中擊處微突面列蛙形者大蝕二小孔旁有
兩大紐以懸者珠斑可玩聲聞數里初置城隍廟後

茂名縣志

卷之十九

雜記

三十

移關帝廟

李都諫學曾爲諸生時常出遊夜歸有邀於路曰妾
迷路岐願附君子驥尾公諾遂坐於身後婉戀依依
若將親狎者公密以汗帨束之急着鞭而抵室婦求
下甚切曰妾實非人聊以試君耳幸釋妾別作生涯
君異日當入諫垣名聞宇內毋忘妾今夕之言也語
未竟而家人持火出迎則負一片爛棺蓋耳斧之有
血後公貴如其言

乙酉丙戌之間我師尙未南下前朝有分封於桂林

府者遂移據肇慶控粵東西稱年永歷丁亥正月平靖兩藩統兵度嶺直抵廣州在肇慶者度勢力不支望風先遯經電白向三橋而來二月初三日至分界墟僅九十九騎耳趨墟百姓猶有饋食馬上者初七日藩兵追至高州復追至廉州不及而還委總兵官方國泰周朝趙國威副之鎮守高州協力防禦似可安堵矣七月初餘黨復聚自廣西潛至信宜奪城竊據鎮標隨率兵前進敵分兩枝山僻林深馬騎多碍因退歸教場尾扼守小函谷關及東門嶺復退守城

敵恃其一鼓之氣謂高涼旦夕可拔皆峩冠盛服入洗廟行香乘其無備立遣麾下守備叅將二員輕騎突出殺獲無算然而高州之圍究未解也十月十二月城中食盡暫與和講以全活生靈獨副總趙國威開南門潰圍而出竟趨電白未幾仍爲山賊施尙義所得尙義據有高州是時李明忠寇取省城嗣取粵東幾遍戊子明忠逐尙義代之己丑歲明忠開考應考者不論文字捐穀三十石準作秀才一名庚寅十二月本朝總兵官徐某與李之珍追逐明忠至龍

門獲之辛卯壬辰癸巳間雖山寇出沒常有皆以次就擒

李定國與孫可望闖賊餘黨也流集廣西土府永歷以定國爲安西王可望爲安南王各不相下甲午三月初三日定國率本部人馬由柳州而來平藩標副總陳武叅將李之珍高涼守將張月督兵至石城青頭營廉州交界地方戰敗李之珍竟趨電白請張月還高州與陳武計所以御敵之策月欲挽武共降定國武不從月乃私先納欵武未之知也及定國至高

州遂賣武以爲已功高州一郡定國拱手得之以所親幸之人委理茂名縣事重徵科派每米一石納兵鞋五雙及觚角鉛鐵等物以爲戰具分遣兵廝下鄉催納名爲管庄又督徵工匠木料改府署爲王殿設文武官員俯伏朝請儼然夜郎矣命麾下督師至春江聞風皆靡獨新會城數月不能下定國乃親臨督戰堅守如故朱將軍統率滿漢人馬協同平靖兩藩十二月十八日於河頭決戰定國所恃者以象陣爲先鋒也因之用火箭攻之象畏火反走乘勢壓追二

十四日定國遯還高州架浮橋於西岸二十六侵晨
奔回廣西二十八日我師至高屯扎石子嶺至石鼓
南盛連營四十餘里此乙未正月也計定國竊據高
州未及一年業已百端擾害若使養癰稍久則五嶺
以西眞無噍類矣

李定國之大敵旣遠草寇猶未盡除時總鎮栗養志
鎮守高涼兼轄雷廉二府勦平信宜之懷鄉破燒廉
州之黃粘山與楊二楊三諸寨久役於外獨城守黃
自功保護茂地兵寡勢孤遂有曹玉陳選在雲曇地

方自稱亞公嘯聚千餘人恣行標掠栗總鎮聞報還
高爲曹陳來也故置曹陳于不問越數月與黃城守
營於賊寨近處以臨逼之官兵有被殺傷者城守退
扎花石廟栗總鎮所領兵亦麾退四十餘里若畏而
避之者然入夜將過半突趨賊寨賊竟無備殺獲無
算曹玉脫逃日久捉獲正法陳選年餘之後投誠准
其歸田高涼自此安堵栗總鎮之功居多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平西叛潮州總兵劉猴子應之勢
甚猖獗莫敢撓其鋒者乙卯五月平藩徵高州總鎮

祖澤清標下協勦潮州兵畏猴子如虎俱不欲往移
炮內向逼澤清并應平西力不能制遂據高州叛先
是以糧食不豐鼓譟於迎霜降時者一以訟民不勝
鼓譟於府治前者再馴致尾大所由來漸矣歷丙辰
至丁巳四月靖海僞將軍謝厥扶欲候僞伯馬雄於
電白過高州澤清設計盡殺之思去逆而效順因將
功以贖罪 聖朝寬大遂許自新戊午正月陞鑾儀
衛正儀衛近君中心畏懼復據高州叛請助於廣西
不應以其殺謝厥扶也我師雲集致討遇於電白敗

於高州棄城走是年厥扶子謝昌欲殺澤清乘勢劫
掠梅菴墟爲之一空不知此時已潛身遠遯矣己未
八月獲澤清父子於張王解京置重法總之澤清有
掌兵之名無馭兵之術懷狐疑之見聽宵小之謀殺
身亡家不足惜耳而貽害於生靈興言及此每多餘
痛兵猶火也勿戢自焚嗟乎豈特自焚而已哉
祖逆之變僞授閩人陳炯宏爲糧捕通判督徵下坊
里夫役銀米或有不足於供者炯宏知其不畏敲撲
也截竹爲筒舂艾於內置尻尾骨燒之痛苦難堪呼

爲艾火陳

吳武陵澧州人爲韶州刺史以墨敗貶死潘州爲小
松詩云拂檻愛貞容移根自遠峰已曾經草沒終不
任苔封葉少初凌雪鱗生欲化龍乘春濯雨露得地
近垣墉逐吹香初動含烟色漸濃時回日月照爲謝
小山松

緬茄故產緬甸黑實黃杖性寒潤揩目增明相傳前
明李太僕邦直自滇攜歸築室鑑江西岸種之不萌
其一玩而遺之撻其婢以爲竊未幾萌於寢室旁其
然種之亦不再萌也